



丁建华



《追捕》-真由美



《茜茜公主》-茜茜公主



童自荣



《佐罗》-佐罗



《追捕》-唐塔

Dubbed Film

上译经典



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-杰基



《生死恋》-夏子



刘广宁

一种心生敬畏的神圣感

那些岁月，老艺术家对配音，有一种心生敬畏的神圣感。

曹雷说，“就像‘进剧场就如走进艺术殿堂’，我们进录音棚也这样，不想把它玷污了，总要对得起观众，对得起影片，也对得起自己。”

童自荣对当年自己刻画的几个经典角色念念不忘，“有的是正面的角色，像《佐罗》，有的是喜剧色彩的，像《茜茜公主》，有的相当反叛、玩世不恭，像《蒲田进行曲》里的银四郎，说实话我自己肯定更喜欢正面多了一点。这当中，也有些角色可以多一点挑战。比方说反派，坏到骨子里的角色，老厂长在的时候，没有安排给我，他怕我吃不下。‘你怎么理直气壮得坏到骨子里’，他宁可把一些张牙舞爪的、比较活泼的反叛给我演。”

时至今日，对于配音艺术，童自荣依然颇有追求。“我很想演坏到骨子里的角色，比方说，《水浒》里的西门庆，这个角色你别看他风流倜傥，但并不好掌握。这种形象还是要多动脑筋。像当年刻画寅次郎这样的角色，就需要向前辈好好讨教，加入人物的逻辑，加上他的喜怒哀乐。虽然我的配音看起来还可以，但是还没有彻底解决角色的丰富度。”

而在很早之前，童自荣也想搞一场告别演出。“对自己的角色生涯进行回顾，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放弃。有我个人特点的，就叫做《童自荣和他的伙伴们》吧。”虽然精力已大不如前，但他还想在晚年岁月里发挥一点余力。“我们可以搞语言艺术的其他门类，比方说给孩子们讲故事，通过CD的形式，可以让我们以比较主动的方式多参与一点。”

多年后，刘广宁仍然难忘厂里的一物一件。“有一次，我第一次回到新厂的录音棚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小木架，这个小木架从我考配音的时候，就站在录音棚边上，一直到我离开，它是一个历史见证，我看到它非常亲切。多年没见了，我就一把抱住这个木架子，跟同事说，帮我跟它合张影吧。这时候，我心里想的它不只是一个木架子，而是多年未见的亲人。”

作为上译厂“辉煌年代”的缔造者和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开拓者，老厂长陈叙一的名字被大家一再提起。据曹雷回忆，老厂长十分严谨，“Sanfrancisco，他不翻译旧金山，译成三藩市。我说它不就是旧金山吗？老厂长说，这部片子在那个年代，人们刚开始去金山淘金，金没淘光，金山还没旧呢。所以那时大多数去到那里的中国人都叫它三藩市，这就是年代感。”

一个无法复制的纯真年代

上译厂的艺术家用们，在电影里总过着“云上的日子”，生活中却是跟普罗大众一样平凡有趣，甚至——“很接地气”。蔡颖向记者透露：“你能想象导、演全能的曹雷老师，是个‘方言表演艺术家’吗？电影《红粉》里王姬扮演的‘秋仪’，那一口地道的‘上海闲话’就是曹雷老师代言的，她的上海话特别有韵味。有一次吃饭，她给我们即兴表演，还专门用浦东方言模仿地铁2号线站台播报，当时所有人都笑喷了。”

而意在向上译经典致敬的“辉煌年代”演出，同样也蕴含了老艺术家们欢笑着向上译老观众们告别的心意。苏秀就不止一次提到：“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，还有这么多观众记得我们和我们的作品。我们真是欠他们一次聚会。但我们要的一定是个快乐的聚会，快乐的告别，千万不要弄得哭哭啼啼惨兮兮的！”在北京演出之前，她就悄悄拉着蔡颖咬耳朵：“我告诉你啊，我这次特地做了一件新旗袍，要穿着它上舞台。”那神态，活脱脱一个女孩子！

苏秀和赵慎之，“辉煌年代”演出阵容中两位年近90的老宝贝，已结下长达五十多年的姐妹情谊。因为年轻时音质相近配了太多角色，到后来她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给那些角色配的音。此次上海演出，李彤特意增加一个互动环节，让老姐俩辩听自己早年的配音作品片段，结果赵慎之十分认真地把所有自己的片段都猜到了反方苏秀的身上。艺术上她们互相敬重，生活中则总是来回打趣。“有一年重阳节，译制厂老同事聚餐，我陪护苏秀老师，她腿脚一直不好，但那天忘了带轮椅，下车进饭店走几步就走不动了。赵老师比她硬朗，拄着拐杖走得很笃定。吃好饭，饭店用一个小电瓶车送苏老师上车，赵老师拄着拐杖反而走在前面，然后就得意地冲着苏老师说，‘看吧，我们三只脚的就是比你两只脚的走得快！’”蔡颖感慨地表示，表面是“挤兑”，背后却是积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情。

苏秀是上译厂的“余太君”，能配善导，年届九旬腿脚不灵却依然思路敏捷。北京演出时，是崔永元把她扶上场的，大银幕放到的片段正是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，她给奥特伯恩太太配音，这个角色最后死得挺惨。苏秀一上台便即兴发挥，“刚刚啊，我在电影里被一枪毙死了。还好我命大，去医院缝了两针，我又回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台下掌声笑声齐飞。